

# 移民往事

记者 马燕/文 通讯员 闫科任/图



古法熬制巧家小碗红糖。

世间万物，人亦渺小；黄沙厚土，人如尘埃；山河岁月，人皆过客。往事，不过是一缕眺望远方滑落山巅的风，一滴笑看苍穹流出的泪。

巧家，这座被群山守护、被金沙江揽入怀抱的小城，河为母、山为父，环流于巧家县域西北的金沙江，全长138公里。从西汉建元六年(公元前135年)走向21世纪的今天，浩荡东流的母亲河金沙江孕育了一代代勤劳、刚毅的巧家儿女，他们相亲相守、相爱相助、相互成全、彼此包容，在金沙江宽广的胸怀中成长为推动历史前行的舵手。

人类与河流，注定是一段在逆流中博弈，在顺流中较量的荣光岁月。巧家与金沙江，亦是如此。翻开历史的画卷，人类与河流交织的足迹历历在目：明清时期有整治开发金沙江的举动；1938年，国内专家对金沙江航运进行系统查勘、论证后编写了《金沙江查勘试航报告》；1942年，因战事所需，国民政府交通部开展试航；1959年，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组和国内选调的专家组为白鹤滩水电站选址；1965年，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；1990年，国务院批复同意确定乌东德、白鹤滩、溪洛渡、向家坝四级开发；2002年，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开发建设拉开了序幕；2006年，白鹤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审查；2011年，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占址和淹没区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及迁入人口通告“封库令”发出；2017年，白鹤滩水电站主体工程全面开工……2021年，为了这一治国安邦的水利大事，母亲河金沙江边巧家库区16867户近5万个孩子告别故土，搬入新居。

2023年，白鹤滩水电站实现1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，电站下闸蓄水后的巧家蜕变为美丽的湖滨之城。波光粼粼的蓝色水面下，岸上思乡的人依然能准确地指出原故乡的位置。今天，重拾这段搬迁岁月里某个微光的动人时刻，只为铭记一颗隐秘而伟大的凡人之心。

### 告别芒果树的少年

与芒果树告别，是郑德冰此生刻骨铭心的一场离别。有些孤独是必须面对的。2000年12月20日凌晨，原白鹤滩镇棉沙村3组一户人家传来响亮的啼哭声，一个聪明的男孩与世界见面了，他就是郑德冰。还未等到他上学，忙于生计的父母继续远行外出务工，陪伴他成长的，是不再年轻的外婆，是大他5岁的哥哥，是院墙外那10多棵绿了又黄的芒果树，是那片压疼他稚嫩双肩的甘蔗林。他摘过的芒果，远多于与父母团聚的次数；他扛过的甘蔗，远多于与父母分开的日子。他在孤独中学会明辨是非，他谨记外婆的家训“犯法的事情不能做、有毒的东西不能吃”。他在孤独中学会坚强，除了学前班时外婆接送过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路都是他独自走完。他在孤独中学会与故乡交心，与一山一河、一草一木、一花一叶、一墙一瓦、一猫一狗成为挚友。

所以，郑德冰童年里那两个形影不离的小伙伴，除了表弟王儒鸿，另一个便是这个叫作“棉沙”的村庄。一个是对他“言听计从”的小跟班，一个是任他“爬高上低”的大世界。人不淘气枉少年。7岁那年，郑德冰和表弟王儒

鸿路过三奶奶家，见无人在家，兄弟二人把母鸡孵化的蛋请上了餐桌。一顿餐后，三奶奶家厨房里一片狼藉，灶台上散落的鸡蛋壳、地上躺着的已成形的小鸡，随意堆放的锅铲和碗筷。等待他俩的，是两根狠狠抽打在屁股上的枝条。

郑德冰喜欢爬树，他喜欢家里院墙外那一棵棵粗壮的芒果树，白天它们任他攀爬，夜晚像护卫一样守护他，树干上、树枝上、树梢上、树叶上满是他成长的痕迹。三月，他在树下看芒果树开花，担心花朵被风吹落；七月，他在树下看半青半黄的芒果，计算着丰收的日子。有一年夏天，年幼的郑德冰在芒果树上骄傲地完成了一个“倒挂金钩”的动作，谁料，他的脚板被树枝卡住，动弹不得，他在树上大声喊“救命”，表哥像取衣服一样把他从树上取了下来。

就这样，郑德冰在春天开花、夏天结果的芒果树下一天天长大，从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坚强独立的男子汉，与故乡为伴整整20年。

2021年春节，白鹤滩水电站巧家库区启动移民搬迁工作，郑德冰一家从棉沙村3组搬到黎明安置区。搬家之前，外婆再三叮嘱要带上她的木箱子和木床；父亲在老屋的墙角抓了一把黄土包裹起来带去了新家；郑德冰把老屋里里外外拍了一遍，挺拔的芒果树、沧桑的瓦片、厚实的土墙、老式的电闸……爬上房顶的那一刻，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触摸故乡，他心里掠过一丝酸楚，心想，这些老物件以后只能通过照片给自己的孩子看了。

在黎明安置区过完第一个春节后，2021年3月10日，返校的郑德冰像往常一样漫步在大学校园里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朋友圈里航拍的照片和视频让他的心碎了一下，曾经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最终还是来临了。祖祖辈辈居住的故乡尘土飞扬，一台台挖掘机日夜轰鸣，白鹤滩水电站巧家库区正在开展库底清理工作，他知道这次真的要与故乡告别了。随即，他在朋友圈发了一篇名为《致我们将成为水底世界的故乡》的日志：“这座金沙江边即将消失的村庄，曾被一个孩子无数次写在自己的小学作文里，用着一些俗不可耐的形容词，拙劣地表达着他对故乡琐碎的热爱。于他而言，以后再没有夏天的芒果、冬天的甘蔗；再没有春天的攀枝花，秋天的苞谷；再没有把屁股颠疼的沿江公路，充满人情味的红白喜事……面对告别，最好的态度是——好好告别。”

他忘不了，他曾幼稚地与金沙江正面较量，浩荡的江面、颠簸的船只虽让他害怕，但无法动摇他追随大人坐船渡江去四川卖红糖的决心；他忘不了，他一边淘气地把手指伸进猪鼻孔，一边记下了吃年猪饭邻里乡亲互助的画面；他忘不了，一群南来北往的人于某个暑假，在沿江公路边买芒果时和他讨价还价的场景；他忘不了，每一段与家人团聚、专属于父母影像的榨糖时光；他忘不了，村里那股清甜润心的龙潭水、那片父亲用于编织背篓的绿竹林、那只毛色黑白相间叫“路路通”会作揖的小狗……而今，他只能隔屏触摸“元地图”App上那个再也无法触摸到的屋顶。

2023年夏天，是郑德冰大学毕业的季节。就读于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，主修汉语言文学的他，已取得中学语文教师资格证，目前参加过公务员国考、省考。尽管那棵陪伴他长大的芒果树已沉入江底，但巧家依旧是他归心似箭的故乡。

### 聂世萍的数学题

离开和回归，像一根牢固的红绳，或松或紧，她是母亲的女儿、孩子的母亲、丈夫的妻子。离开时，绳子放松了，她从故乡走到他乡；回归时，绳子收紧了，她从离别走向团聚。

和聂世萍一起在外务工的，还有丈夫及大儿子，家里只剩下读书的小儿子和年迈的母亲。她的内心

深处有一股小小的骄傲，每年春节，她不用在拥挤的春运里寻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她可以提前一两个月回家，盼她回家的，除了亲人还有一片待榨的甘蔗林。

榨糖于巧家人，是一场隆重的仪式。锄头和镰刀是开启仪式的兵器，它们被对土地怀着敬畏之情的人们挥舞着，以获取甘蔗林的丰收并赠予甘蔗林来年年重生的秘诀；男人们用壮实的肩膀护送甘蔗，汗水化为酒祭奠通向糖房的路；糖房点燃最红的火焰，用滚烫的温度熬煮糖汁，糖汁历经翻江倒海的疼痛迎来重生，化身为一块块小碗红糖。

糖房是个大炼炉，榨出的是糖，熬制的是人性。原白鹤滩镇棉沙村3组有一间公用的糖房，聂世萍家距离它500多米。糖房老得像个抽烟袋的老者，被柴火熏黑了半边脸的土墙是他沧桑的脸庞，5个灶台是他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他点燃的烟火形成熊熊火焰，一锅锅糖汁在他的胸膛里同时沸腾起来。糖房虽然旧了点，但是里面榨出来的红糖是最好的，从不掺杂白糖，从不使用外地廉价劣质的甘蔗，还有手艺精湛的师傅，所以棉沙红糖在外小有名气。后来，为了防伪和提升知名度，糖房里增添了印有“棉沙”二字的模具，棉沙人有了“红糖印章”。

糖房由四个固定的榨糖师傅“主厨”，村民按100斤红糖12元的手续费支付给师傅，手续费也叫“榨租费”。每逢榨糖季节，各家各户摇号排队，根据自家的甘蔗量预订榨糖的天数。轮到榨糖的人家，要为所有参与帮忙的人提供中餐、晚餐、夜宵，将饭菜按点送到糖房。榨糖是个体活，环环相扣，单凭自家的人是应付不过来的。从聂世萍记事起，棉沙村就传承着互相帮助的良好风尚，轮到榨糖的人家，其他家会主动帮忙砍甘蔗、送甘蔗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力气大的留在甘蔗林，力气小的留在糖房帮忙，不用支付任何报酬。有一年，聂世萍和丈夫错过了自家榨糖的时间，等他们赶到家，家里的红糖已全部出炉。她知道，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是无法完成的。这股甜过红糖的乡风，滋养着棉沙村3组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。

榨糖这事，男主外、女主内，男人们负责砍甘蔗，女人们负责做饭、送饭。轮到聂世萍家榨糖时，她每顿要做三四十人的量。做饭时会有村民来帮忙，三四个人分工协作，有人洗菜，有人切菜，有人蒸饭，有人炒菜。聂世萍的厨房里有两个直径二尺六的大锅，一个蒸饭，一个炒菜，不论是火势还是容量，足以保证三四十人的饭菜热腾腾整锅新鲜出炉。三菜一汤是标配，四季豆酸菜白菜汤、回锅肉、炸洋芋是招牌菜。做好的菜分别装进桶或盆里，米饭不用单独盛，连同蒸饭的甑子一并背到糖房。与糖房为邻，能节约不少力气，聂世萍家距离糖房500多米，送饭方便。她家的甘蔗不算太多，一天能榨完，一锅糖汁能出近70斤红糖，待模具里的红糖冷却后挨个取出来装好，她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。

聂世萍喜欢这份忙碌，她以红糖之名，在年复一年的离开与回归中安顿好每一个日子。

2021年正月，因为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，棉沙村3组的糖房和甘蔗林淹没江底，聂世萍失去了这个让她忙碌的理由。她默默地做搬家前的准备，黎明安置区是她的新家。

出发与回归，依旧是聂世萍搬进新家后的生活轨道，她得重新计算回归的距离，这是一道数学题，她要在回归的路线上减掉到达糖房的距离，虽然不过500米，于她却恰好，毕竟她在那段路上走过了46年。

### 跪别老屋的庄稼人

刘仲玲神情凝重，难掩悲伤，紧皱的双眉让她额头上的皱纹更深邃，凹凸相间的皱纹像她春耕时翻犁过的黄土地。

她实在舍不得这栋老屋。她坐在堂屋外注视着眼前的一切，不远处，一排已倒下的房屋成为一片废墟，飞扬的尘土在空中盘旋，尘埃在落定之前与房屋做最后的告别。就在几分钟之前，刘仲玲邻居的房屋倒下了，现在轮到拆除她的家。

拆迁工作暂停了下来，刘仲玲不许任何人动她的

房子，明理的她与固执的她做最后的较量。她心里明白，得支持白鹤滩水电站建设，可她控制不了自己，像个跟母亲置气的孩子，得把心里憋着的那股气释放出来。工作队又何尝不急呢？此次拆迁是线条式整路连线拆除，如果刘仲玲的房子动不了，就会影响工程进度，进场路就无法打通。然而，现场没有争执、冲突，在一旁耐心等待刘仲玲的，是一台挖掘机和5个工作人员，他们一等就是一整天。

落日时分，静止的画面有了动静，刘仲玲与自己和解，她要为老屋举行一场告别仪式。她起身从堂屋香火台下拿出香蜡和纸钱，双手把点燃的香蜡插进香火台。这双劳作了大半辈子长满老茧的手，再“牛”的大黄牛她也拉得动，今天要撕开这又软又薄的纸钱，反倒有些力不从心了。她的手有些微颤，纸钱一张张缓缓地在她的手里飘落下去，最后重叠在一起像一座缓缓烧的小火山。火苗直射着刘仲玲，她并拢双脚重重地跪了下去，膝盖重重地撞击着地面，泪水瞬间夺眶而出，她撕心裂肺地哭了出来：“国家要修水库，我们要支持电站建设！”话音刚落，她朝着香火台俯身重重地叩拜了三下。屋外，拆迁队长蒋先洪眼含泪光，被这一幕深深打动。

这是2018年，在原白鹤滩镇七里八队进场路拆迁房屋的一个画面，是白鹤滩水电站建设中的一项控制性工程。

时隔5年，再次打开刘仲玲的心扉，你会明白，无论是置气，还是跪别，都是一个庄稼人对黄土地最隆重的告别方式。

### 30本日记的主人

能让一个男人在8年间写下30本日记的，未必是爱情。

他的名字里有一个“洪”字，这个字与他的工作经历缘分不浅。1998年，他从部队转业到巧家炉房乡政府工作，参与炉房水库建设；2008年，他被调到马树镇政府，参与小海子水库建设；2013年，他被调到原白鹤滩镇政府，参与白鹤滩水电站建设。用他的话说，他的名字是为水库而取的。

上了锁的抽屉，装的不是秘密就是往事。亲身经历了从中型水电站跨越到世界级水电站的建设，于他的人生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每一帧回忆都弥足珍贵。特别是从2013年到2021年这8年间，他用30本日记记录了参与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每一个瞬间，他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，还上了锁。这把锁，不是尘埃封住往事，而是要珍藏往事。今天的他，再次开启这把锁，轻轻翻开每一本日记，每一页都让他陷入回忆，每一篇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让他的表情切换自如，要么深沉，要么激昂，有开心，有激动，有骄傲，有辛酸。

2013年，他从马树镇调到原白鹤滩镇，开启了参与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相关工作。早出晚归、“白+黑”、“5+2”是巧家各级干部推进电站建设的工作常态。他的日记里，记录了当天工作的任务和进度，记录了当天老百姓反映的急难问题，记录了婆媳矛盾和邻里纠纷，记录了参与化解每一桩纠纷的经历，记录了政府落实老百姓诉求的举措，记录了与他并肩前行的队友的名字和故事，记录了他当天的所思所悟……在他记录工作的缝隙里留了一点空白，用于摘抄好词好句和移民政策要点。

“第一，补偿补助问题，应当与四川同库同策；第二，移民搬迁安置问题，应当让老百姓搬得出、稳得住；第三，应当重视后期发展扶持的问题。”2018年，国资委到巧家开展移民工作调查，他作为基层代表在会上发了言。日积月累的工作经历和调查研究，让他的发言厚重、务实。

他叫蒋先洪，是白鹤滩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员。在他身后，还有一大群未被写进日记、参与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各级干部和群众。写或不写，他们都是一条河最深的记忆。

值此白鹤滩水电站巧家库区移民搬迁两周年之际，谨以此文，献给金沙江以及它那群勇敢、可爱的孩子。

